

平凡資優生？！

— 從東西文化看資優教育

Ordinary Gifted Students?!

- Seeing the Gifted Education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林妙俞

Miau-Yu LI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國畫創作組碩士班研究生

25-27

壹、前言

隨著資訊時代的發達，對於知識的吸收與學習已不同於以往傳統教授的單一管道，家長可以藉由不同方式讓子女獲得廣泛的學習，然而在這樣充裕的學習環境背景下，於教育上似乎更能造就不同資質傾向的資優人才，但現實上的景況果真如同環境所預期般美好？大量的知識填塞與技能較量，是否已讓資優才能在群體競爭之間變得通才且平凡？什麼又是我們對資優教育的價值與預期？受教者是否認知於期望下所承接的負重？以下將藉由東西方不同價值觀點的教育文化，再而省視現今社會教育的諸多面向。

貳、東方文化的平凡資優生

在資訊發達的現今社會，有許多的經驗與價值觀無異取鏡於西方世界，尤其在工業革命後的資本趨向，在在都各自導向以科學為尚的實證發展，而此種講求邏輯效果的實務運用，不僅盛行於功利取向的工商業階層，亦被應用於教學體系中，如桑代克及斯肯納所發展出的行為主義即是；至今，此種以知識為主導的價值觀，仍舊受西方實務科學相當大的影響；只是，本於東方傳統文化的不同根源，關於東方哲學性教育體系下的人文觀點，我們就其中所忘失遺棄的有多少？西方發展體系下的價值認同是否又全然適合於東方社會？

東方與西方之間，原本就有著不同歷史淵源的思想脈絡，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優缺，而無必然的是非對錯，此文的本意亦非厚此東方而薄彼西方；只是在西方價值高漲的今天，有多少東方人文精神價值是被忽略甚或取代！更遑論許多的仁人思想是被功利的現今所異視。

東方，這個能體宇宙含蓄之美的文化，將教育所能有的思想意涵融入於再平凡不過的生活禮範，進而藉寓於文人精神之中，一切所成皆隱於漫漫無形，因為懂得萬化於無言之理，道如可道即非常道之至，因而在教育面上的展現從來不似西方世界積極外顯的科學構成，而走向藏芒內隱的哲學體悟。孔孟儒學雖亦講求人為教養的積極層面，但依然是順於人本自然的前提下。因此，在這樣不外顯的思想體系之中，對於「資優」二字，自古以來就未有太多的著墨，反倒以「揠苗助長」、「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少年得志大不幸」等警語告誡於此者為多；諸如所述，東方人文價值對於特殊才能的低調解釋可見於此。

姑且不論這樣的民族性格於教育上產生如何影響，但就具有資優才能者來說，在這樣對資優特質處以低調的學習環境當中，就個人認為，資優才能者反倒能在此獲得一個較優勢的發展，何以言此？一句「順應天性」而已。第一、在不特別行以注目禮的學習環境中，資賦優異者無需背負過多期望及異樣的眼光，並擁有較常態的生活經驗。第二、在對資優特質的隱性低調下，做為平凡的資優者較能以平常心審視自我的才能特質，而不假於外加價值。第三、教學者面對不同資質的學習對象，除給予才能者特出的需求外，對於其他受教者亦能持以有教無類的學習態度。

參、東方文化的資優教育觀

東方文化對於教育上資優特質的低調處理，絕不代表對此不予重視或刻意忽略，而是在外顯能力展現的同時，更著重於內在質地的修養。此種重視仁人教育的思想觀點，在中國儒學的發展上則以孔孟學說最為顯著；孔子於《論語》〈雍也篇〉當中說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種重視質文並重而不欲文過其實的文人修養，其實不難體會為何東方傳統教養會以「文、行、忠、信」此種著重內

在人格修養的四教理念，作為人生處世的教育宗旨。此種屬於隱性哲理且慎戒外華不實的教養，對於「資優」特質表現會有「察見淵魚者不祥」等戒慎於聰穎才智的論點出現，亦不足為奇了；反之，與才顯相對而論的愚隱，則是獲得相當的立論支持，諸如「大智若愚」、「難得糊塗」、「知者不言」等；而這樣論說文句的產生，其所象徵的涵義絕不能僅靠片面上的字義去理解，東方精練文化底下的文字呈現，往往在一個單字當中即包含了一個廣泛的意念。

在儒家思想中關於特殊才能的低調態度，可回溯源頭於中國文化思想當中的「天命觀」與「中庸之道」，中國文化之所以並不特崇於人文資優的教育觀點，實可歸因於對自然宇宙始終保持著一份謙遜的崇敬，一種對萬物所知皆為無知的謙卑，並且能深體天地化萬理於無言的隱性之美；是故，即使天賦資質優於常人，但當面對天地萬象之浩瀚時卻仍舊保有相當的敬重，對於自身特出的才能亦以謙隱作風為重，並修持中庸之道以為自我精進，此種敬重天地自然與中庸平衡哲學觀念，是相當有別於西方個人能力外顯特質的強調，與主張人類智識遠駕於天地萬物的科學中心思想。

東方處世哲學如此反向的中庸立論，比照於西方極力講求資優才能展現的現今則有著相當的落差，無怪乎孔子在中庸裡如此道哉：「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就教育方面來說，現今資訊化競爭的社會環境，在學習上無不以個人才能資優展現為標的，家長更是處處要求與期望孩子的不凡表現，對於學齡階段孩童的超齡表現莫不引以為傲，並紛紛以資優培訓作為重點學習，在強調資優名相下的智識技能學習，實則有著所學不知何用但成績很好用的隱憂，如果所謂資優學習只是淪為知識抑或技能上成績的累加，而無屬於個人經驗價值後的評析，我想唯一成長的僅有數字而已，對於未來學習發展所必須認知的人情義理、個人生存價值與意義責任，則在西方外顯價值的洪流當中迷失了。

肆、文化衝擊下的社會現象

當這樣的價值迷思反映於當今社會現象時，我們不難見到許多令人惋惜與詫異的事件，具有優異稟賦的人才卻困鎖在資優外最平凡的境遇裡，因而就此喪失經歷未來的一切可能；在偏重知識吸收而缺乏經驗

上自我印證的學習過程，也使得不少學生到大學階段仍處於性向探索者為多，而不見大學時期應有的積極自我實現，這些過往即缺乏自發性學習經驗的主體，卻在大學階段突而要求與西方教育等同的自主性學習，此種躍級式的學習進程，無異使學子陷入另一種困境，而這樣的學習困境在缺乏良善的引導之下，卻易被教學者視為學習中理當應有的摸索過程，而忽略了學生能夠自我學習的限度。從上述偏重外在表現而忽略於內在發展的學習取向，不難了解到種種變相學習競爭下所形成的社會問題。

如今，西方教育文化偏重個人特質外顯性的積極表現，正是需要積極與傳統東方教育思想進行調和的時候。但綜觀當今東方社會背景下的普世現象莫不專以西方價值為主要學習評量，父母對於子女的學習表現多半關注於外顯性的數據評價，而鮮少關心及認同子女的內隱性思想價值，許多家長對於子女表現的認同，更是間接於外力價值賦予的前提之下，對子女自身所能價值的部分，亦少能給予直接信任。處於資訊更新異常迅速的時代，家長們站在學習的角度皆深怕自己的子女跟不上時代輪替的腳步，因此有心於子女教育的家長們，無不從小就給予孩子學校教育體制外大量的學習機會，從學齡前的啟蒙教育到學齡期間的課外學習，試看坊間俯拾皆是的課輔廣告及學習媒體，不難想像家長對此的索求；站在學習的立場來說，對於物質上的充分供給並不為過，但是就當中所持有的消費心態，教育性投資並不同於一般性的消費型態，具有立即性的成果成效，提供於優質的學習條件而缺乏學習過程的互動關心，絕不代表優質環境就能養成資優人才。因此，如以近勢利的數字成績觀點來看待教育成長，不論家長或孩童，總要失望的。對於全人教育的智識育成，絕不以評量數據為唯一評價。

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普遍期望下，家長們無不希望藉由多方的外力，進而培養造就家中子女成為期望中的資優人才，於是接受一禮拜全才型技藝培訓的學童比比皆是，但在提供完善學習資源的同時，又有多少家長真正體認到孩童在分數或技藝評量外的學習意義，有多少又是順於學童的性格屬性，而不是依從父母本身的學習期望，在對教育理念無正確價值的觀念下，變相的學科成績競爭即成為學習動機的前提。當成績數字隨著內外因素而下滑，學習企圖亦將隨之而降，於學習歷程當中，原本能夠自我價值的部分亦變得模糊不清。如果資優養成的最終僅止於此，也許

當中最有成就的是所費不貲的資優教材。

伍、結語

競爭，是生物界共有的自然現象，而人類對於智識上的較量，亦屬物種當中最為特別，但當知識上的較勁喪失了學習原有的根本意義與樂趣價值，被我們所賦予價值的學習導向是否又將重新定義，當資優變得平凡亦或平凡不再資優，在西方顯性觀點所延伸的資優迷思，於東方隱性內涵的哲學思惟中，似乎有另一種價值的道路；因此，我們所失去的不見得比獲得的多。文章的最後，關於資優教育，引文於吳晟一段關於成長的文章做為結尾：

在沒有掌聲的環境中
默默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不會使盡手段搶鏡頭
不習慣遭受冷漠

在沒有玩具的環境中
辛勤地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不會將別人
也當成自己的玩具
在沒有粉飾的環境中
野樹般成長的孩子
長大後，才懂得尊重
一絲一縷的勞苦
才懂得感恩

當多數人圍著奇花異卉
齊聲讚頌
孩子啊！你們要多注視
隨處強韌生長的小草

■參考書目

- 林松、劉俊田、禹克坤譯注（1996）：《四書/朱熹集註》。北市：台灣古籍。
方東美（1980）：《中國人生哲學》。北市：黎明文化事業。
高思謙（1983）：《中外倫理哲學比較》。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
南懷瑾（1991）：《易經繫傳別講》。北市：老古文化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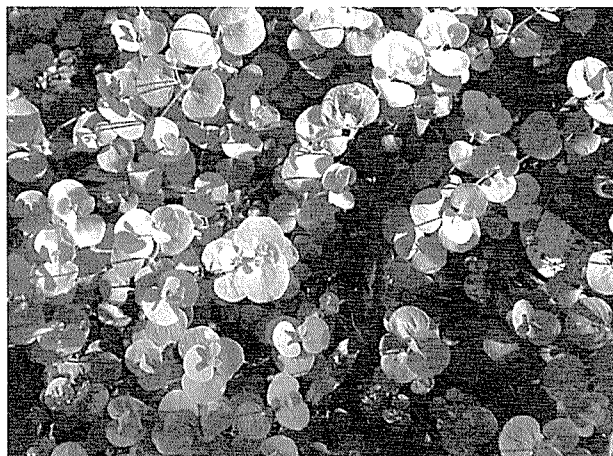


圖1 小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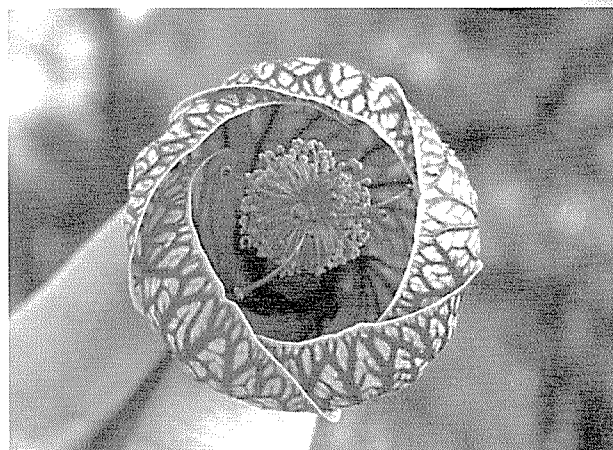


圖2 蜂迷



圖3 花異

（林妙俞攝於舊莊親山步道，2005年11月）